

金石学研究法

朱剑心 著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金石学研究法

朱剑心 著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石学研究法 / 朱剑心著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
美术出版社, 2015.4

(朱剑心著作集)

ISBN 978-7-5340-4333-8

I. ①金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金石学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K877.2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72952 号



金石学研究法
朱剑心 著

责任编辑 屈笃仕 张金辉 吕逸尔
封面设计 吕逸尔
责任校对 余雅汝
责任印制 陈柏荣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邮 编 310006
网 址 <http://mss.zjcb.com>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1/32
印 张 6.75
字 数 10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·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40-4333-8
定 价 32.00 元

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朱剑心(1905—1967),名建新,以字行,浙江海宁人。朱氏幼承庭训,博览群书,善诗词书法,精于篆刻金石之学。1925年,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。1926年,奉公赴日本、朝鲜考察,次年因时局变动提前回国。1928至1935年间,辗转任教于台州、杭州、衢州等地。1936年,经张元济引荐,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,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馆南迁香港,后因香港沦陷返回上海。1944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。1945年起,先后执教于上海市敬业中学、上海市民立女中、上海电力专科学校,直至病逝。刊有《金石学》《孙过庭书谱笺证》《晚明小品选注》《乐府诗选注》《黄仲则诗选注》等书。

朱剑心以金石学家名,其《金石学》为民国该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。后朱氏又撰有《金石学研究法》一书,他在《我的读书与写作》中谈到两书创作缘起:

不久,中日事变发生,我的父亲在流亡中死了。我痛定思痛,才想编著一点东西纪念亡父,于是把二十年中所常常想着,而又似乎若存若亡的一点对于金石学的知识,贯穿起来,使它成为稍有系统的概论一般的书,这便是在商务出版的一册《金石学》。

后来因为身体不好,我得到一大笔的退职金,藉以休

息几月，于是又向商务提出辞职。而那时跼天蹐地，跬步荆棘，蛰居上海，根本也没有一个地方可跑，索性闭紧房门，潜心写作，且等把退职金用光再说。自春徂秋，七八个月之间，总算完成了一部《金石学研究法》，和其他万言左右的短篇十多种。曾有几篇发表于当时的《世界文化》，和现在的《真知学报》等杂志。

《金石学研究法》与《金石学》互为表里，实为姊妹之作，其《绪论》云：

余前撰《金石学》一书（商务印书馆），既略述金石学之名义、价值及其历史，复叙金石等器之名义、形式、制度、沿革，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、作风；今更当进而言其研究之法，庶读者不特知前人对于斯学已得之成绩，并可进一步而为个人之讨论，是亦本书之应有事也。……以昔贤及近人之著述，归纳其所应用之方法而略述之：一曰访求，二曰发掘，三曰整理，四曰鉴定，五曰考释，六曰著录，而以欣赏与保存殿焉。其程序先后，即可为研究时按步实验所依归。

朱氏进而鼓吹“为金石而金石”，提倡独立专门的金石学学科建设，而非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文字学的附庸：

惟窃意抑有进者，非必须凭藉他学而始能成立；亦并非以有裨于他学（若考订，若文章，若艺术）而始有价值。金石学者，自成专门独立之学，其本身自具研究之价值。

我人研究斯学，其态度当为“为金石而金石”，非徒以此为工具，为津梁，目的既达，即无需乎此。

遗憾的是，作者身处乱世，历经迁播，《金石学研究法》一直未能刊行，以致原稿佚失，沦为憾事。原书分绪论、访求、发掘、整理、鉴定、考释、著录、欣赏、保存九章，其中绪论、访求、著录、欣赏、保存五章曾发表于《真知学报》及《世界文化》，使读者能见一斑而知全豹。

此次出版，除《金石学研究法》正文若干篇章外，同时附录了朱氏有关金石、文物、书画的论文数篇，以供读者参考。

本书的出版，得到了朱剑心家属和海宁档案局（馆）的大力支持，在此深致谢忱！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2015年3月

我的读书和写作(代序)

我是一个平凡的人,生长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里,自小学以至大学,都是受着平凡的学校教育。十年以来,对于学问的兴趣,虽然渐渐地浓厚,可是常常埋首于故纸堆中,连本来一点点平凡的才气,也都消磨尽了,而且已快将“垂垂老矣”!因此想到龚定庵的名句:“诗渐凡庸人可想,侧身天地我蹉跎!”真不禁有同样的感慨。又想到孔老夫子的话:“四十五十而无闻焉,则亦不足畏也矣。”大概我将成为一个“不足畏也”的人,是毫无疑问的了,然则我又有什么“读书和写作”,值得浪费笔墨呢?那我可以这样的告诉你:

在我少年的时代,是很想“不劳而获”地随便造成一个文人,所以随便翻看了几册诗文集的选本,随便哼出了几首诗词,又欢喜临摹几纸碑帖,便已自鸣得意,不可一世了。诚然,那时候的诗词,已颇有为友朋间传诵的,至于书法,更是童年的时代,早已流布乡里,先达诸公,都以完白山人期望着我了。可是直到现在,在这两方面的造诣,还是有限得很,原因是我看到这所谓文艺,实在是不值得研究;而所谓文人书家,也是不值得一做的!

在三十一岁那年,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,不得不离开杭州,向上海来讨生活。当时满拟“安排海上三年住,再觅西湖旧梦温”;不想一住七年,还无法回杭。可是从此以后,反而死心塌

地折节读书,方才感到一些学问的兴趣,而把过去浪漫的习气,完全消灭。几年以来,虽算不得有什么成就,可也自己觉得有一些收获了。

总之,我自幼至今,除了启蒙的老师,对我确有帮助外;其他教过我书的先生们,尽有一代的名流、专门的学者,可是他们学问虽好,对我的帮助,却少得几等于零。先天的遗传究竟如何,我不得而知;但是后天的家庭教育,在我也是不曾得到,这是多么遗憾的事!我之所以能够写文,能够作诗填词,能够知道一些学问的事,全是凭自己暗中摸索而得,谁也没有亲切地指导过我。这是我足以自豪的一点,因而根本反对现代的学校教育,这些数不清的大、中、小学,只是吞蚀了我们宝贵的童年、青春,实际是无益于我们的。因此,我又感到,现代的所谓学校,只是一个娱乐的场所,绝对不是求学问的地方。而国家之所以花这许多冤钱,办这许多学校,老实说,不过是为维持一大群知识分子的生活,何尝是为青年学生着想!固然,这些话不免有过激之处;但今日教育界之百孔千疮,恐怕也是不必讳言的事实吧!

然则我今日之所以能有一点小小的收获,应该归功于什么呢?我想,与其说是我自己的努力,无宁说是这教书的职业;与其说是先生的指导,无宁说是学生的逼迫。古人所谓“教学相长”,真是一句至理名言,颠扑不破的!所以,我自就业以来,凡是一个文人所能担任的工作,如政治机关的科员、书店的编辑、私人的秘书、学校的教师,我全都干过。结果,我认为教书的生活,虽然我曾因此而吃过许多的苦头,却和我的个性最合了,给我的益处最大,假如从此可以风平浪静,我将立志以此作为终身事业了。只恨我才质驽钝,虽然每天在继续不断地努力,总

觉有日暮途穷之感，恐怕这学术界中，未必能站得起来。现在且把我这读书和写作的经过大略记述一些，或者可以作为青年们一点小小的借鉴吧。

以上算是序言。

我的祖先，在清朝中叶以后，大都只做过一任京官，或是“教谕”之类的穷官，所以不会留下一大笔的遗产，可以供我们挥霍。可是断简残编，和精槧善本的书籍，却遗存了不少。我的父亲是一个老贡生，古文诗词和书法，都相当的好。不过在我幼小的时候，不能了解他，他也不会自己教我，大概因为自己的儿子是教不好之故吧。等到我能够了解他的时候，他却已不大写作，而我也常常浪迹在外，一年中很难得有几天见面了。所以我说：先天的遗传究竟如何，我不得而知；而后天的家庭教育，在我也不曾得到。这真是何等遗憾的事！

我家的藏书，虽然相当丰富，可是先人的目光，大抵注重在版本的好坏，而不在实用这一方面，所以尽有宋元明版的好书奇书，却并不齐备经史子集的普通书籍。而且有许多极普通的书籍，都是残缺不全的。假如真正以研究学问为目的，这许多藏书，无疑的，是不够的。好在我自有知识以至大学毕业为止，这十五六年之间，根本还不知道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这一件事！兴之所至，随手乱翻，起初不过找几册诗文的集子，随便看看，总觉得不是我所要说的话，读未终篇，早又换过了一册。后来找到了几种先秦的子书，才觉得有一些意思，可也不大能懂，不过读着好像痛快一些，也有和自己的意思非常相合的。平时在学校里面，简直连教科书也懒得一翻，更不必说课外的参考书了。寒暑假回家以后，因为住在乡下，没有地方可玩，于是便

一个人躲在书室中,任情把藏书翻阅,虽然没有一部读完,却也大体翻了个遍,各种版本的不同、雕刻的精粗、纸张的好坏等等,现在也还有深刻的印象。至于文字的内容,那都是因为后来再三重读的缘故,所以还记得起来;倘是仅仅在那时一看,恐怕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了。

我这样的“杂览”影响于自己的写作方面,当然也有好处,所以十多年的学生生活,颇得一般师友的好评。不过因为爱读子书,时发怪论,往往为学校当局所侧目,竟有好多次遭到退学的处分。这种“文字之祸”,现在想来,自然不免觉得好笑;然在当时,我好像真的勇气百倍,大有“头可断而舌不可禁”的气概,是看得非常认真的。就是后来在浙江各省立中学及私立大学教书,也还是这副脾气,累得我到处碰壁,席不暇暖。恐怕多半也还是因先秦诸子的好发议论害了我也!

而且当时的好读子书,也只是拣诸子中专攻儒家的部分拿来标榜,如墨子的《非儒》,庄子的《盗跖》,以及汉唐以后,如《论衡》的《问孔》《刺孟》,《史通》的《疑古》《惑经》……觉得非常有趣。这显然是在学校里面,受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,和看到《新青年》等刊物之故。然那时思想的发皇,文笔的恣肆,现在想来,也还觉得生气勃勃,不可一世。可惜这时期的文章,一篇也不存在了。

大学四年,论理应该好好地读一些书了。但是,这却是我最堕落的时期。因为我一向“杂览”,表面上好像“博极群书”,所以大学的功课,全不放在心上。教授们既不负责,我也落得偷懒,所以这四年之中,除了拿到了几十份讲义,参加了几十次的大小考试,毕业时勉强写成了两篇论文以外,其他什么都没有了;我简直没有读完过一部书!

不过话得说回来了，大概我的脾气，是绝对不受拘束的，所以在学校里面，永不高兴念书，大有北京大学生住会馆，上戏园，而不上讲堂的风度。可是一放假呢，却又天天躲在书房，目不窥园，甚至废寝忘食，也是常有的事；只是目的不在研究学问，而是兴之所至，随意翻阅罢了。

又我家于藏书之外，金石拓本和名人书画，也搜罗相当丰富。因此，我在书本中乱翻以外，又欢喜欣赏或临摹这许多金石书画。性之所好，也往往不问寒暑，摩挲把玩，十多年间，总算把各体的书法、金石的篆刻，都学得有些像样。在这方面所用的工夫，不是和读书一样的盲目，而是稍稍有一些专心致志的。不过近十年来，已把它抛弃，不愿再玩那些雕虫小技。然而在朋友间一提起我的姓名，便立刻会想到这是一个书刻的名家，真是何辱如之！有的时候，我简直想把手指断了，我何必以这种无聊的艺事出名呢！

大学毕业以后，第一件事，当然是找职业。所谓“初生之犊不怕虎”，从此就踏进社会的门限，开始我另一种生活了。起初在一个政治机关工作，旋又奉派到日本、朝鲜去转了一圈；回国以后，因为政局已经完全不同，所以便宣告失业。在那个时期，才把平时学会了的“平上去入”，拿出来应用一下，自然是牢骚满纸，慷慨悲歌，虽然年纪还不过二十稍余，却已大有曹孟德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未已”之慨。

回国以后，经过了半年的失业，在这时期，除了自己常常吟诗以发牢骚之外，才把历代名家的诗集读了个畅。我最欢喜的，却是清朝黄仲则和龚定庵两家，大概因为他俩的身世品性，和我比较相近吧。等到这年秋季。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员的职位以后，把这些“敲门砖”又完全丢弃。大概我的读诗和写诗，

只适宜于两个时期：一，失业；二，失恋。其他的时期，好像我从不感到有读诗或写诗的必要。

自从钻进了浙江省的教育界后，从此便在这漩涡里打圈子。直到我三十一岁秋季发愤归杭，中间差不多有九个年头。这九年之中，是我为职业而读书的时期，和从前的漫无目的地读书，多少有些不同了。从前的读书，是“但得大意”“不求甚解”，颇以诸葛亮、陶渊明自比的，所以尽有“家常便饭”如四书五经之类，也都不会懂得。现在忝为人师，要一句句讲给学生听，怎能不自己先弄个清楚！虽然只是初级中学，但“后生可畏”，焉知没有杰出的人！因此课前的预备，简直苦透，而且当时各地的风气，还是闭塞得很，学校里的国文教师，既然是“胡子”居多；而家长们所斤斤较量的，也只是子弟的国文而已。我以二十三岁的“翩翩年少”，当此大任，实在也不很相称。侥幸两三个星期过去了，不但与他们相安无事，而且还震惊于我的“博学”。我暗中窃笑，原来我从前“杂览”的工夫，于今收效了。那时的校长先生便拍着我的肩膀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朱剑心毕竟不凡！”这一“得意”，非同小可，学期终了，却非“卷铺盖”不行了！——这事说来话长，无关本题，且不管他。总之，我从此开始我为教书而读书，为想博得学生的爱戴，同事的好评，也是为保全饭碗而读书。谁知道我的理想，是完全错了！我每每想起老子所说“大智若愚”，庄子所说“周将处于材、不材之间”的话而痛哭流涕。我之不懂得处世之道，固然是我所以失败的原因；然而“教书”之不需要“读书”，也太足以令人觉得奇怪了。这样的南辕北辙，方枘圆鉴，所如辄沮，当然是意中事了。

最后九年之中，我固然读了许多的新旧书籍，多认识了许多的新字，知道了许多的典故，写出了几百首的诗词，可仍不曾

好好儿研究过一种学问，写成功一种像样的文章，这是我生平最可悔恨的一件事了。虽然中间常常因为打破饭碗，奔窜流离，心思不能安定；其实总还是因为自暴自弃的成分居多。爱惜我的一位老师，每逢我遭到不幸，去拜望他的时候，他总是长吟着杜少陵的诗句“世人皆欲杀，我意独怜才”以安慰我。并且说：“天下滔滔，你真不应该妄自菲薄呀！”我惟有“感激涕零”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我在浙江省看看实在再没有立足的余地，于是不得不另找门路，改弦易辙了。当我发愤离杭的前夕，便写成了一篇《教员四箴》，和四首《离杭杂感》，这在我的生命史中，是极宝贵的文献，不忍湮没，把它抄在下面：

教员四箴(有序)

予掌教十年，幞被五度。芳兰当门，怀璧其罪。忆坐青毡，如蹈白刃。惊心未去，闻弦欲陨。偶撰四箴，庶几惩羨吹薰之意耳。

吁嗟教员，无取髦俊。必焉老丑，庶乎忠信。

男女大防，宫墙万仞。文采风流，实奸之逞。

一箴曰蠢，守之勿撝！

吁嗟教员，无取狂狷。狂则被诛，狷则被谴。

盖必中行，然后贤彦。唯唯诺诺，方为上选。

二箴曰愿，守之勿变！

吁嗟教员，无取正直。直则不挠，正则不愿。

阿谀谄佞，是为楷式。苟全取容，见貌辨色。

三箴曰黜,守之勿忒!

吁嗟教员,无取通硕。学子服膺,同人落魄。
道大莫容,才高见黜。鱼鳖飞腾,蛟龙处蛰。
四箴曰劣,守之勿斲!

离杭杂感

踪迹萍蓬几断魂,鸿泥到处苦留痕。
骨惭骏马千金价,报忝王孙一饭恩。
五里雾中惊挫跌,九霄云外感温存。
分明鳞甲全身现,尚复惺惺款语磨。

误尽青毡忽半生,托根谁识女萝情!
嗟来不食怜齐巧,播弄无知惜正平。
小草何如远志好,流泉本是在山清。
鸡虫得失浑闲事,恩怨真当一笑轻。

底事含沙射影来,任他鬼蜮尽情猜。
山无石缝容吾隐,天乏琼楼位此才。
腐鼠休矜滋味永,神鸾詎惜羽翰摧!
只今省识春风意,终古芳华是罪媒。

逐逐无端往返频,渡江洗马惨风神。
诚能忌我皆知己,但解怜才已古人。
一例恩仇偿未了,千秋歌哭向谁真!
嗣宗回辙杨朱戚,此去茫茫待问津。

当我在衢州“被逐”，回到杭州“赋闲”的时候，一年之中，总算选注了三部自己欢喜的书：一是《乐府诗选》，归正中出版；二是《晚明小品》，三是《黄仲则诗》，都归商务出版。这些“选注”工作，本来无足轻重；但我却也藉此寄托了一些怀抱，相当地用了一番苦功。这可以说是我研究学问的开始。不久稿费用罄，看看在浙江还是没有生路，于是不得不离开杭州，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找到一些工作。那时工作清闲，尽有余暇自己读一点书；而且商务印书馆的藏书又富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自己学问的有一些长进，大概也从此时间始。不久中日事变发生，我的父亲在流亡中死了。我痛定之余，才想编著一点东西纪念亡亲，于是把二十年中所常常想着，而又似乎若存若亡的一点对于金石文字的知识，贯穿起来，使它成为稍有系统的概论一般的书，这便是在商务出版的一册《金石学》。

后来因为身体不好，我得到一大笔的退職金，藉以休息几个月，于是又向商务提出了辞职。而那时踟天踏地，跬步荆棘，蜚居上海，根本也没有一个地方可跑，索性闭紧房门，潜心写作，且等把退職金用光再说。自春徂秋，七八个月之间，总算又完成了一部《金石学研究法》，和其他万言左右的短篇十多种。曾有几篇发表于当时的《世界文化》，和现在的《真知学报》等杂志。这时兴会飙举，夜以继日，生平读书和写作之乐，当无过于此。可是半年过去，“煮字”实在也难以“疗饥”；要等待“三顾茅庐”，也好像今非其时。正在侘傺无聊，而在流亡中的一个胞弟，忽又噩耗传来，歿于浙东。我忧生念死，终于病倒。于是读书的计划，既然暂告结束；而写作的东西，也尚有未曾完篇。时光倏忽，到现在又是一年了。

总计我读书的生活,到现在为止,前后凡三十年。第一期是学生的时代,完全是盲目地乱读;但却也得到一些“杂览”的益处,而且的确是以趣味为中心的。那时我的动机,可以说有两点:一是好奇,二是好胜。譬如我欢喜读先秦诸子,和后世那些疑古辨伪之作,如姚际恒的《古今伪书考》、崔述的《考信录》之类,更推而及于顾颉刚的《古史辨》,那全是出于“好奇”的心理。这影响于我的思想最大,我绝对没有崇拜的偶像,任何事件都要怀疑;而且好发议论,臧否人物。这在处世之道,固然不宜;若以论学,我觉得是没有妨碍的。怎么叫做“好胜”?说来更加可笑。我欢喜读名人的年谱,而传记次之。当一册无论何人的年谱拿到,决不从他的出生这一年看起;譬如我今年二十岁,便先找那位谱主二十岁这一年来看。然后逐渐追溯上去,再继续读至终卷。读着的时候,当然要拿自己来比,看他×岁的时候,是怎样的遭遇,事功学问,有多少的成就;而自己却是这么的不长进!不过虽然一时的感到惭愧,好像有一些奋发之意;但后来年谱见得多了,看来看去,大抵有后人替他编订年谱的价值的人,当然不比寻常,那么我之“相形见绌”,也便无所用其惭愧,连一点的奋发之意都化为乌有了。

第二期是为“教书”而“读书”。孟子说: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”我最怕这一句话。我又会常常想到欧阳脩《泇冈阡表》记述他父亲断狱的话道:“夫常求其生,犹失之死;而世常求其死也!”我的意思,是说:我们教书,常常想求其无过,还不免有错;而一般人的教书,简直是常常在求其错误!我处于这样的教育界中,本来也很可以随波逐浪,混一口饭吃。无如我总抱着“误人子弟,男盗女娼”的心理,栗栗危惧。所以常常因为一两个字

的训诂，一两个典故的出处，而翻遍群书，更静人深，不肯休止。说是“巴结”学生吧，到也未必；保全饭碗吧，尤其无须；我只是行乎心之所安罢了。这一点的精神，我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之中，始终没有改变。至于课外材料之搜集参考，自然更不用说了。因此，我得以更精细地重读了许多书。向来所“但得大意”的，这时能领会一些精意了；向来所“不求甚解”的，这时非使他彻底了解不可了。这一期中学问上的进步，也相当可观，只是仍旧不曾有一个中心的研究，依然是过眼云烟，一切都落空了！

第三期可以说是为写作而读书了。当初因为失业的关系，不能不编撰一些东西，博得几个稿费。但从此竟发生兴趣，于是便想一面读书，一面写作，把研究所得的资料，立刻化为文章，其为鲁莽灭裂，当然是意中事。不过倒也能够把思想集中，聚精会神，对付一项问题，而从这问题出发，再去搜罗资料。所谓研究学问，原也不过如此而已。我从三十一岁以后，直到去年大病为止，就全是过着这种生活，兴趣十分浓厚，这是“失业”所赐予我的。现在年将四十，病弱之躯，显然地垂垂老矣。龚定庵诗：“世事沧桑心事定”“此生一跌莫全非”，正好因此一跌，把心事归于平淡，好好儿选读一些自己欢喜的书籍，写作几篇自己认为满意的文章了。

原刊 1943 年 2 月 16 日《古今》半月刊第十七期